

散文

父亲的蒙古马

■田夫

里对这匹老马着实有些小看的。

在我十三岁那年夏天，它就来到我们生产队了。那时候它还是个儿驹子，就像我们孩子中的高个。放学了，我们好几个孩子都跑去生产队院，大人就吼：滚远点，看踢着！其实马在圈里，还隔着木头帐子。我们扒着木头缝看，黄马的皮毛油亮油亮的，眼睛溜圆，但这家伙好像脾气很大，嘴里“突突”着，蹄子不停地刨地。

两个月后，我听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，黄马被割去了蛋蛋。怕刀口发炎，阉了的马要被人牵着不停地在村道溜达，队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父亲。我父亲自然愿意干，他与黄马是有深深的感情的。多年后，黄马是有深深的感情的。多年后，黄马是那个要我心惊肉跳的故事。我才终于理解父亲为什么吃亏也选择黄马了。

蛋蛋对一个雄性来说太重要了。没了蛋蛋的黄马一下改变了暴烈的性格，温顺得像个奶奶。任何人都可以使唤它，看园子的老魏头用它拉水车，孕妇柱子媳妇套它拉碾子——星期天我也到生产队找活干，队长说你小孩腿快就套黄马打碾子吧。一个牲畜拉两个碾蛋，人都拉得动，黄马却慢腾腾的，一点也不快。我就撕根树枝抽它屁股——爹不知从哪出现了，狠狠地踹了我一脚。

我家1983年土地承包，1985年我儿子出生就没有土地。当时农民都靠土地过活，少一个人的土地日子就窘迫。还好这年初夏村里来人招工，我想也没想就把行李卷搬到马车上。车是从赤峰出发，经多伦、正蓝旗——颠簸一宿半天到锡林郭勒盟。下车一

看，空旷的大草原还一片枯黄。这里还很冷。

我们这帮农民工的任务是为一条新修的柏油路提供石料，至于路从哪来奔哪去我们无从知晓。工头说，问那么多干嘛，你们就是干活挣钱。巨型碎石机在我们之前就安装好，我们来了就干活。我们的活也没啥技术含量，就是把从附近取来的大小块石，一块一块送入碎石机的蛤蟆大口。碎石机是直肠子，它上头吃脆梨似的“喀味喀味”咬碎，下边就拉——经过几片规格不同的筛子，落入早放在那里的推车。满了的推车被推走，石料堆放好等着车来拉。

草原有了这样大的动作，无疑会有当地牧民来看热闹。东一个西一个的蒙古包离着都挺远，来的牧民都骑着马，不远他们大概也要骑马。这天一下来了三个骑马人，有一匹黄马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竟有了离开机器去近前摸一摸黄马的念头和冲动——这是因为我想起了我家的黄马。我算了算，我才离家半个月，就想媳妇、儿子和黄马啦。我喜欢黄马是从父亲给我讲了它的故事开始的。

那天，参观完牧民就骑马“飞”走啦，真跟箭一样。那匹黄马跑在最前头。都没影了，我们这帮人还傻傻地朝那个方向看。

不久下了一场雨，草原就飞快地绿起来啦。就在这时候我被工头分配了个挑水的活。是的，我们的用水要去一个水井挑，而且距驻地有六七华里。井那也没有蒙古包和畜舍，只有孤零零的一架辘轳和一个铁制大水槽。当初不是有当地牧民引领，我们

这些外地人是找不到水井的。虽然空旷的草原能看出来很远，不快到近前也难以发现辘轳的。三十年前我们的工头也很穷，连台车也没有，当初的大篷车是花钱雇的，卸下我们就回去了。我们这里有的只是独轮车和人的两条腿，三十儿人和一台柴油机的用水就靠人挑了。挑水的已经换了好几个人，谁都不乐意干，原因是挑水的扁担是个圆木杠，又太粗。想换吗，没有，这里的木头跟油盐一样珍贵。不干就换人，工头要我干。

驻地与水井已经隐隐约约踏出了一条小路，我“吱呦呦”担着水桶顺着小路寻觅，翻过一座小山前头没了路，我正发愁时突然听到了马嘶。不由寻声望去，眼前不禁一亮：哦，这不是那匹黄马吗！

我一溜小跑来至井前。五十来岁的蒙古牧民正在摇辘轳，井很深，绳子要把辘轳缠满一斗水才会上来。摇辘轳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水斗被摇到井口，要灵快地腾出一只手准确地抓住水斗，一个猛劲放到井台；然后再两手提起水斗往水槽倒。每当水哗哗流向水槽，羊们就争抢着伸过脑袋。它们很饥渴的样子。羊大约有三五百只，我想这要啥时候才能饮完啊？

我又看黄马，这次我如此近地看它：它的毛色、身条、长相甚至眼神，真跟我家的黄马有许多相同之处，当然是我家黄马年轻时的样子。它们许不是亲属？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，因为父亲讲，我家的黄马就来自于锡林郭勒大草原。是纯正的蒙古马呢。

于是我想，我家黄马在没离开草原之前也是身形如箭吧。去农区真要

它受委屈了，还被割去了蛋蛋。父亲后来跟我说，阉马时他跟队长吵了：我们舍命去草原引进种公马，不就是为繁殖吗？但队长说的轻描淡写：这赖我，你们走时忘了告诉我喜欢枣红马。

现在在这里我同样看到了蒙古马的任劳任怨。看，它今天被套在一个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车轱辘里。车上是一个大水桶。可它一点也不抱怨，一边瞅着它的主人摇辘轳，一边悠闲地啃着草。它那翘出车轱辘的尾巴不时甩起来驱打着苍蝇。

我不可能就这这么傻乎乎地盯着黄马看个没完。因为我要过去帮忙，没有一个人遇到这种场合不会帮忙的。

我与蒙古汉子认识了，他几乎不会说汉语，我呢，更不懂蒙古话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。

此后，我俩成了好朋友。他帮我拉水，我帮他饮羊。闲了他就把黄马撒开，它撒了个欢就没影了。我们就坐在草地上，看着羊围着我们吃草，听着周遭的百灵鸟叫。我俩不能用语言交流，就互相唱歌听，他的歌非常好听，可惜我一句也不懂。后来他“说”我教你骑马吧，而这正是我想的。家里的黄马我小时候没少骑过，还被摔下来过。蒙古汉子的黄马跨上就跟飞起来一样，我先怕，后来觉得真是刺激。这次草原真的没白来。

人性的表现之一是嫉妒。我帮蒙古汉子摇辘轳牧羊没人看见，他帮我拉水工友们觉得太便宜我了。就反应给工头，工头先头很烦，说你们谁都不乐意干我才找的他。工友们还是反应，还是磨叽，耳根子软的工头就把我刷了。换了个人，但那个人没跟蒙古

汉子搞好关系，还得用圆木杠挑水。由于我心里不快，跟工头的关系搞的很紧张。

可谁也没想到，后来那匹黄马救了工头一命。那是工头酒后摔成了重伤，气息眼看着慢慢弱下去。民工们乱了套，怎么办？抬着去医院，离着最近的巴音公社医院也有二十多里。没准没到地人就咽气了。打电话没有。这时人们忽然想到了我：你跟不远处放牧的那个蒙古人关系好，只有你去求他找救护车啦。我撒腿就跑。

看我向他跑来，他策马迎上。问我什么事这么慌张？我抹着头上的汗，尽量简洁地向他“说明”情况。他用手势告诉我知道了，你替我看好羊群。然后一手握紧马缰，一手只轻轻一拍马屁股，瞬间黄马就在草原消逝了。

我的眼泪再也憋不住了。“队长要我和你跟海叔去草原买马，我们知道会遭罪。那么远的路，人去时可以坐班车，回来就得牵着马一步步走了。可我俩为了选到好品种，还是到了草原腹地才买的这四匹马。我们三天都没走出草原——这天黑了也没见到蒙古包，我们只好把马拴在一棵树上，团圞着身子躺在草丛里。谁知半夜被马嘶惊醒，马不但叫，还在挣缰、刨蹄子。我们立刻四处撒目：啊，草丛里有好几对蓝莹莹的光，那是狼！我们哆哆嗦嗦手赶紧掏出怀里准备好的炮竹点燃——那天没有黄马相救，我们就被狼吃了！”

这是我父亲讲给我的蒙古马的故事。

踏雪无痕闪小说四题

代驾

晨曦微露，空气中弥撒着微凉的气息。

我把车开到库房门口。几个人正在往车上装纸箱。

“张铭这是你的。”他刚一开车门就有人把纸箱搬了过来。我一个箭步窜上去，挡在他面前，“我来。”

路上，弯多坡陡，谨慎慢行。远望村庄，炊烟袅袅，不远处的麦地里传来收割机的轰鸣。

“这个联合收割机减轻了老弱村民的劳动力，让村民收秋轻松了许多，年底这个村完全脱贫。”张铭语气里充满着自豪。

来到扶贫户家，他扶着腰，碎步轻移，我搬箱随后。这户菜园蔬菜旺盛，院内牡丹花鲜。

“老头去地里干活了，我的病也好多了，能溜达也能喂猪了；看这猪膘多好，能卖钱了，你们可别老跑了”

迎出来的中年妇女诚恳地说。张铭脸上挂着微笑。

来到第二户，屋子狭小，摆设简陋，老夫妇状态蛮好。大娘指指炕沿招呼我们坐下。

“今年腿疼下地不灵便了，不再去地里干活。”

她瞅一眼我放下的日用品，抹一下浑浊的眼睛说：“就是还是想多活几年。”张铭脸上再次露出笑容。

到了最后一户，一个满面红光的大爷。刚放下纸箱，大爷就说：“你们快去看看我养的小兔吧！一个月一窝崽儿，可欢实了。”

我们来到兔圈，活蹦乱跳的大白兔呼啦一下子隐居到窝里，回身看到大爷一手拎起油，一手拎着大米跟了过来。

“大爷，东西放屋里了，又拎来干啥？”我问。

大爷往张茗跟前靠了靠说：“还没照相呢！”

我一个人过

杨镇对接的扶贫户是张越。他随驻村工作队一进村，宋支书就对他说道：“咱村贫困户多，比如张越，三十大几了，文化不高，又无技能。

走进家，二间砖瓦房屋，破旧不堪。院墙已经斑斑驳驳，屋里的摆设及其简陋。

“以后就由我来扶持你了，你有啥要求吗？”

“我一个人过。”杨镇一愣，心里嘀咕“一个人过？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？”

为了让张越尽快摆脱贫穷，杨镇利用下洼子村生态资源的优势申请上报，让村民连户种植桔梗药材。

“张越你放心，资金我帮你解决。”有了杨镇撑腰壮胆，张越站出来打头，几家连户说干就干。

金秋，正是药材的收获季节，下洼子种植基地里机器轰鸣，药材飘香，田间地头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药材产量好，每亩药田纯收入超过5000元。

经济收入有了来源，生活燃起希望的光芒。杨镇又问张越，有啥感想，张越还是那句话：

“我一个人过”杨镇愕然。宋支书附耳“早就哄哄着说媳妇，哪儿想那一挣钱就有目标了，这不是看上五三村的寡妇青梅了。”

杨镇用手磕打一下脑瓜，哑然失笑。

杨镇出面费多大周折，青梅就同意成亲了。

年末统计人均收入，张越被划成边缘户。

责任

腊月二十八，他“疫”不容辞地走村入户，核对户籍，运送用品，发放口罩。

风雪中，他一如以往地站在路口，排查过往车辆，测量体温。

风雪中，他抹抹眼睛。再次裹紧大衣。

“爸爸，别忘了帮我解题。”大毛还没睡。

“呜呜呜……我要妈妈！”二毛又哭。

“二毛乖，过来找奶奶。”

风雪中，一袭素衣飘然而至，手捧一株娇艳欲滴的鲜花。

“是曼珠沙华？这花有毒！”

“别过来！”

“我过去！”

“怎么走不了呢？”

“怎么过不去啊？”

神情恍惚的他，踉跄向前。忘川路口，奈何桥头，他一不小心碰翻了孟婆递过的碗，面对孟婆的示意，他缓缓隐退。

风雪中，任冰冷雪花兑现着白头偕老的誓言。

大年夜，中新网发布标题：妻子离世孩子尚小，派出所长用悲情抒写“战役”壮歌。

谣

“叮铃铃”、“臭小子，又是他！”她揉着惺忪睡眼嘟囔着摸起电话。

“雪姨，有个事要商量；还记得我和你说过《王者荣耀》吗？这就是那个谣，她来了！不是，不是，是我遇见她了。”新锐焦急地叙说。

“哦，那个我印象不大，这个我想知道，尽快发个照片。”

嗨，这孩子总是与自己有共鸣，雪姨心里涌起暖暖的爱意。

森林里的新锐驾着腿，手肘支在膝盖上，手掌托着下巴，嘴角噙着笑，果然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

对！让他怦然心动的就是这样的一双眼睛。像！太像了！他再次垂着眼眸，满眼爱慕地端详着，满心欢喜地想象着……

雪姨起身去开电脑，照片上的谣，一袭暖黄质地其间点缀着白色的梅花，一汪深邃如水的的大眼睛，懵懂地凝视着。

看个照片就心生爱怜，于是，一场关于谣的去留展开激烈的争议。

手机“嘟嘟”两声，新锐发来自拍，一副纠结万分的嘴脸，雪姨佯装愠怒，速回：“放回原地！”

学校实行跟班制。母亲从一年级跟到五年级，再从一年级开始。后来，母亲看一年级的学生最难管理，就主动要求担任班主任。

那个谣，安然恬静，柔情似水。那个谣，言如露，行如风。

新锐一阵乱翻，点燃遗弃的玉溪，踱步天明。

次日，公路上，车水马龙，森林人里影绰动，他心里空落落揪紧。停车时但见：草地幽深，繁花落寞，唯有树影婆娑。

与谣的命运，终由夫定！



晚霞中的彩虹摄影 冯伟

散文

有一个做老师的妈妈真好

■沈德红

给她们洗衣服，给她们喂药……

特别是冬天，宿舍里都生了炉子，以烧煤为主，妈妈怕学生们中煤毒，每天都起来好几次。其实，每个星期都有值班老师，她可以不管的。但她怕她们太年轻，不精心！有一天夜里，妈妈照样起来去查房，一推开门就闻到了刺鼻的煤烟味，妈妈意识到哪个宿舍要出事，急忙查找起来。找到三年级宿舍的时候，屋子里的炉子还在往外冒着烟！因为是半夜，学生们还睡的正香。妈妈一看叫不起来，就急了，愣是把五个孩子。背到了走廊，放到门口通风，然后才踉跄着敲开了值周老师的门。孩子们一见风就呕吐起来。原来不是不起来，而是呼吸了煤气，变的四肢无力，张不开嘴。孩子们有惊无险，妈妈却受到惊吓，再加上她一气背了五个学生累着了，多年未犯的老毛病又复发了。学生们的家长和那个值周老师都到我家看管过妈妈！

妈妈一直在帮助她的学生。有一个学生，爸爸是一个残疾人，他为

了帮妈妈劳动，经常旷课。妈妈不但给他补课，还在星期天领着全班学生帮他收秋。妈妈把他孝顺父母的事迹，写给了“中国少年报”他被评为全国十佳少年！这个学生长大以后参军，留在了部队，每年都会给妈妈写信。

记的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节，村上的医生去城里购买药品，在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，这个医生当时就死了。他的小儿子正好是妈妈的学生，他学习非常好。可以从失去了父亲以后，他变的郁闷，失落。自己总是一个人呆着，不和任何同学来往，学习成绩直线下降。因为他是学校本校的人，妈妈就上门给他补课。鼓励他，劝导他好好学习，做一个象他父亲一样的人。这个学生后来考上了呼市医科大学。他在每年的春节都给妈妈邮一张贺年卡，给她拜年。

我们的村里有三姐妹，都是妈妈的学生。因为她们的妈妈是一个聋哑人，所以她们的衣服又脏又破，妈妈都拿回家给她们洗干净缝好。我



再观黄河壶口瀑布

三源蕴藏无尽势，磅礴震彻九霄庭。太白观慨天上来，雄浑绝唱虎呼声。登高长嗟撼心魄，撞穿晋陕魂魄惊。沙流飞溅邀万里，恢宏连天向天横。

荷

芙蓉立水中央，不蔓不枝不恣狂。不为牡丹国色恼，不与丹桂媲奇香。根植淤泥身自洁，碧叶清静蕊吐芳。何须竟俏斗妖妩，水佩风裳呈红妆。

初登黄鹤楼

东吴始建蛇山顶，渐变江南胜景游。墨客文人诗百首，凝观世事黄鹤楼。吟题刻画人不复，鹤翼飞展水更流。浩气拨开天地感，波涛荡尽古今愁。

秋思

秋风乍起雁南行，岭落芳华草泣鸣。骤雨滂沱侵万物，河川笼雾魅屏凝。连波波浪金光闪，魄动长歌唱益盈。慨叹秋高风韵醉，云蒸霞蔚尽清明。

本来不多的衣服也叫妈妈送给了她们不少。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她们搬走了，只要回到这里，姐妹三人，不管是谁，都会来看妈妈。

在妈妈从教三十多年里，妈妈可謂是桃李满天下。她的故事多的写也写不完。由于她教学质量高，学生成绩好。妈妈年年被评为模范老师，优秀党员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妈妈好象到县里、乡里去开会，是经常的事。虽然是家里很困难，她没有好衣服，但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。妈妈所得的荣誉是妈妈这一生最宝贵的财富，也是值得我们全家最骄傲的事！

如今妈妈已经七十岁高龄，每每和她在一起，聊的最多的还是她的学生们。我特别爱听她讲，虽然每个人的故事都讲了很多遍，只要妈妈高兴，我也高兴。

当有人问我，妈妈是做什么的，我总是很自豪地说，我的妈妈是老师！有一个做老师的妈妈真好！